



2020年3月28日，在意大利罗马，工作人员在社区消毒。

得到核酸检测，以确定你是否被新冠病毒感染了。

这样一种应对新冠病毒的方式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漏洞，就是万一病人确实被感染了新冠病毒的话，在他病危之前，他一直在有意无意地传播、感染着其他无辜的法国人。首先就是病人的家人。我们今天已经明白，新冠病毒由家庭感染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但法国直到今天，这一做法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优化。而这一做法不改变的话，任何其他措施都无法彻底阻绝病毒的传播。

那么最后一问当然就是“为什么法国不能像中国那样对疑似病人实行全部隔离、检测，以确诊其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彻底杜绝病毒的传播通道呢？”法国不是与中国一样，存在着整套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吗？这就说来话长了。统治着法国社会的三大权力资本、政权和媒体构成之利益，在这里表现出利益分道扬镳的格局。

我们知道，全球化导致西方资本内部的两大力量板块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出现了利益对立趋势。在疫情暴发前一个季度，2019年第四季度，西方产业资本陷入了空前的债务危机之中，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但跨国金融资本却欣欣向荣，股市似乎继续在膨胀的进程之中。为什么欧美国家是不会主动提前为新冠病毒来袭做好战备准备？因为无论是对跨国金融资本还是西方各国的产业资本而言，预言这样一场未来的危机，将是自判死刑。所以欧美国家只能在等待中期盼着新冠病毒如当年

的SRAS病毒一样，在中国自生自灭。本来，如果新冠病毒真的是源于中国、发现于中国，那么出现这一幕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大的。然而问题在于，新冠病毒似乎另有来源……目前科学尚未给我们做出最后的论断。唯一已经出现的事实是，中国武汉和湖北的封城，成功阻断了病毒在中国除湖北以外各省的传播，却没有能够阻断其在世界其他国家的传播。

于是，新冠病毒突然突破所有西方欧美国家的防线而肆虐全球，将所有现存局面都打得粉碎。仅仅十多天，美股四次熔断。病毒在突然之间将西方全部社会利益集团都打入地狱之中。这时，一个国家体制的服务对象究竟是谁，便在危机中立即浮出水面。中国是一个政治目标明确指向“为人民服务”的体制。尽管在中国执政集团中存在着贪腐分子、存在着为谋求私利而混进统治阶层的人士；但中国明确标示的政治目标却是反对国家为某个集团私利谋利的。但在法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尽管政治体制标示的目标是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但在其统治结构中却始终是以服务“资本”为首、政权和媒体这两大附属权力为辅；广大“选民”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背景下才会成为服务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政府决定在新冠病毒已经开始在法国传播的背景下，一方面呼吁民众不要再出门，另一方面却依然维持3月15日的市政选举第一轮投票。因为这涉及西方统治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事实证明，这次投票对于新冠病毒而言，是一次对法国整个社会的大进攻。其后果正在逐渐暴露出来……

今天的欧美各国在新冠病毒的全面进攻中，其社会结构正在出现全面崩溃的初步迹象。从意大利、法国等国家都传来“因医疗设备不足而不再救助老人”的信息，就是这一迹象的某种证明。为什么在如此讲究个人权利、讲究“人权”的西方民主国家会出现这样明显违反人权观念的说法？其原因就是因为主导着民众生计的资本、管理着社会运行的政权和控制着人们思想的媒体这三大权力没有找到利益共同点。这在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要战胜病毒，必须给予政府更多、更大、更权威的权力，来封闭整个社会，阻断病毒的传播渠道；这却会影响政权（即特朗普）在下一轮选举中的当选可能性；而政权要想在下一轮选举中连连连任，必须让资本（包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获得重新获利的可能性，因而必须尽快复工、恢复经济生活；而这却会导致社会无法阻断病毒的传播渠道；而美国媒体因为找不到一个能够迎合上述两大权力利益、同时又能够战胜病毒的方式，因而突然之间陷于混乱之中。惟一达成的“共识”只能是将病毒的来源强加到中国头上……